

貫

絳雪丹書

此論最精血症主此思過半矣

論血症

客有問於余曰失血一症危急駭人醫療鮮效或暴來而頃刻即逝或暫止而終亦必亾敢問有一定之方可獲萬全之利否余曰是未可以執一論也請備言之

凡血症先分陰陽有陰虛有陽虛陽虛補陽陰

虛補陰此直治之法人所共知又有眞陰眞陽陽根於陰陰根於陽眞陽虛者從陰引陽眞陰虛者從陽引陰復有假陰假陽似是而非多以誤人此眞假二字曠世之所不講舉世之所未聞在雜病不可不知在血症爲尤甚也

既分陰陽又須分三因凡病皆宜如此不獨血症

風寒暑濕燥火此外因也〔本註〕過食生冷好啖炙煿醉飽無度外之內也

喜怒憂思恐此内因也〔本註〕勞心好色内之内也

跌撲閃肭傷重瘀蓄者不內外因也

既分三因而必以吾身之陰陽爲主或陰虛而挾內外因也或陽虛而挾內外因也蓋陰陽虛者在我之正氣虛也三因者在外之邪氣有餘也內因亦非有餘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不治其虛安問其餘

客問曰吐衄血者從下炎上之火暑熱燥火固宜有之何得有風寒之症曰此六淫之氣俱能傷人暑濕者十之一二火燥者半風寒者半畢竟

火燥者多於風寒

風寒外薄則中亦發火燥而火燥之後卒又歸於虛寒矣。虛寒二字亦有分別病後必虛虛久乃寒耳

內經曰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刑民病血溢血泄又曰少陽之復火氣內發血溢血泄是火氣能使人失血也而又云太陽司天寒淫所勝血變於中民病嘔血血泄鼽衄善悲又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病血見是寒氣能使人失血也又云太陰在泉濕淫所勝民病血見是濕氣使人失血也又云少陰司天之政水火寒熱持

於氣交熱病生於上冷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爭於中民病血溢血泄是寒熱凌犯能使人失血也又太陰司天之政初之氣風濕相薄民病血溢是風濕相搏血溢也又云歲金太過燥氣流行民病反側咳逆甚而血溢是燥氣亦能使人血溢也六氣俱能使人血溢何獨火乎況火有陰火陽火之不同日月之火與燈燭之火不同爐中之火與龍雷之火不同又有五志過極之火驚而動血者火起於心怒而動血者火起

於肝憂而動血者火起於肺思而動血者火起於脾勞而動血者火起於腎能明乎火之一字總不外陰陽虛實而於血之理思過半矣

劉河間先生特以五運六氣暑火立論故專用寒涼以治火而後人宗之不知河間之論但欲與仲景傷寒論對講各發其所未發之旨耳四家皆然凡名家有所發明者皆然非通論種種不同之火也自東垣先生出而論脾胃之火必須溫養始禁用寒凉自丹溪先生出而論陰虛火動之理亦發前

人所未發可惜大補陰丸補陰丸二方中俱以黃栢知母爲君而寒凉之弊又甚行矣專用二方以補陰乃丹溪弟子之過不可以此概丹溪也嗟乎丹溪之書不息岐黃之道不著此不知丹溪之言知丹溪則不敢爲此語矣余特撰陰陽五行之論以申明火不可以水滅藥不可以寒攻也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何也蓋寒傷榮風傷衛自然之理又太陽寒水少陰腎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

主皮毛水冷金寒肺經先受血亦水也故經中之水與血一得寒氣皆凝滯而不行咳嗽帶痰而出問其人必惡寒切其脈必緊視其血中間必有或紫或黑數點（此亦有火症不可執）此皆寒凝之驗也醫者不詳審其症便以爲陰虛火動而概用滋陰降火之劑病日深而死日追矣余嘗用麻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也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至理）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廣其傳

麻黃桂枝湯

人參 益上焦元氣不足而實其表也 麥門冬 保肺氣各三分

桂枝 辛甘發散寒氣 當歸 和血養血各五分

麻黃 去根味辛發散寒氣 甘草 味甘發散寒氣

黃芪 實表益衛 白芍 已上各一錢

五味子 五个安其脉氣

右以水三盞先煮麻黃一味令沸去沫至二盞入餘藥同煎至一盞去柤熱服只一服而愈不再作

一貧者冬天居大室中臥大熱炕得吐血求治於余余料此病大虛弱（可用傷寒汗方者卽虛亦未必大）而有火熱在內上氣不足陽氣外虛當補表之陽氣瀉其裏之虛熱是其法也冬天居大室衣蓋單薄是重虛其陽表有大寒壅遏裏熱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憶張仲景所著傷寒論中一症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遂成衂血却以麻黃湯立愈

獨有傷寒吐衂者可用河間法必審其症面垢

口渴喜飲乾嘔腹痛或不痛發熱或不發熱其脈必虛大汗出者黃連解毒湯主之甚者白虎湯

金匱方云心氣不足吐血衄血者瀉心湯主之大黃二兩黃連黃芩各一兩水三升煑取一升頓服之此正謂手少陰心經之陰氣不足陰字補得

好本經之陽火亢甚無所輔肝肺俱受其火而病作以致陰血妄行而飛越故用大黃泄去亢甚之火黃芩救肺黃連救肝使之和平則陰血

自復而歸經矣

愚謂暑傷心心氣旣虛暑氣故承而入之心主血故吐衄心旣虛而不能主血恐不宜過寒凉以瀉心須以淸暑益氣湯中傷暑加丹皮、生地、兼犀角、地黃、治之。心經陰氣不足蓋暑傷心亦傷氣其人必無氣以動脉必虛以參芪助氣使氣能攝血斯無弊也

客問曰旣云須分陰陽則吐衄血者陰血受病以四物湯補血是矣若參芪補氣奚爲用之而

復有陽虛補陽之說何耶曰此正予溺於世俗之淺見也自王節齋製本草集要有云陰虛吐血者忌人參服之則陽愈旺而陰愈消過服人參者死此論自立齋以後闢之者甚多亦明白無可疑矣而近日醫家尚有祖之者亦可怪也自節齋一言而世之受病治病者無問陽虛陰虛而并棄之若砒毒寃哉蓋天地之理陽統乎陰血隨乎氣故治血必先理氣血脫必先益氣古人之妙用也

凡內傷暴吐血不止或勞力過度其血妄行出

如湧泉口鼻皆流須臾不救即死急用人參一兩或二兩爲細末入飛羅麪一錢新汲水調如稀糊不拘時嚥服或用獨參湯亦可古方純用補氣不入血藥何也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無形自能生有形也若存真陰失守虛陽泛上亦大吐血又須八味地黃湯固其真陰以引火歸元正不宜用人參不欲其上浮也及火既引之而歸矣人參又所不禁當論所主之方耳陰陽不可不辨而先後之分神而明之存乎人

耳。如此等論眞明辨王節齋等何足以知之

凡失血之後必大發熱名曰血虛發熱古方立當歸補血湯用黃芪一兩當歸六錢名曰補血而以黃芪爲君陽旺能生陰血也如丹溪於產後發熱用參芪歸芎黑姜以佐之或問曰乾姜辛熱何以用之曰姜味辛能引血藥入氣分而生新血。炮黑則入血炮熟則溫中神而明之不明此理見其大熱六脈洪大而誤用發散之劑或以其象白虎湯症而誤用白虎立危矣

客又問曰陽能統陰聞命矣傷寒吐血亦聞命矣然除傷寒外或者寒凉之藥不能不少加一二以殺其火氣至於辛熱之品以火濟火恐一入口而直冲不止柰何寧和平守中以免謗怨何如若丹溪産後用乾姜者爲有惡露凝留故用之以化其淤未必可爲典要也余見先生治血症不惟不用寒凉而反用辛熱之藥屢以奏功不已謬乎曰子不讀古書不窮至理不圖活人之命者也試檢古人已驗之名言以示之

金匱方云吐血不止栢葉湯主之栢葉乾薑各二兩艾三把以水五升取馬通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凡吐血不已則氣血皆虛虛則生寒故用栢葉栢葉生而西向禀兌金之氣而生可制肝木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夫婦之道和則血得以歸藏於肝矣故用爲君乾薑性熱炒黑則止而不走亦兼散凝血用補虛寒之血艾葉之溫能入內而不炎於上可使陰陽之氣反歸於裏以

補其寒用二味爲佐取馬通者爲血生於心心屬午故用午獸之通主降火消停血引領而行爲使仲景治吐血準繩可以觸類而長之

仁齋直指云血遇熱則宣流故止血多用凉藥然亦有氣虛挾寒陰陽不相爲守榮氣虛散血亦錯行所謂陽虛陰必走耳外必有虛冷之狀法當溫中使血自歸於經絡可用理中湯加南木香或乾薑甘草湯其效甚著又有飲食傷胃或胃虛不能傳化其氣逆上亦能吐衄木香理

中湯甘草乾薑湯出血諸症每以胃藥收功

曹氏必用方吐血須煎乾薑甘草湯與服或四

物理中湯亦可無不愈者若服生地黃藕汁竹

茹去生便遠

三因方云理中湯能止傷胃吐血以其方最理

中脘分別陰陽安定氣血按患人果身受寒氣

口受冷物邪入血分血得冷而凝不歸經絡而

妄行者其血必黑黯其色必白而夭其脈必微

遲其身必清凉不用薑桂而用凉血之劑殆矣

臨病者宜詳審焉

褚氏遺書云喉有竅咳血殺人腸有竅便血殺人便血猶可治咳血不易醫飲溲溺百不一死服寒涼百不一生血雖陰類運之者其陽和乎玩陽和二字褚氏深達陰陽之妙（亦太過之言）

海藏云胸中聚集之殘火腹裏積久之太陰上下隔絕脈絡部分陰陽不通（發明感傷變症最有深義）用苦熱以定於中使辛熱以行於外升以甘溫降以辛潤化嚴肅為春溫變凜冽為和氣汗而愈也

然餘毒上苴猶有存者周身陽和尚未泰然胸中微躁而思涼飲汗後變症甚多宜因勢和養不得偏過因食冷物服涼劑陽氣復消餘陰再作脈退而小弦細而遲激而爲衄血吐血者有之心肺受邪也下而爲便血溺血者有之腎肝受邪也三焦出血色紫不鮮此重沓寒濕化毒凝滯水穀道路浸潰而成若見血症不詳本末便用涼折變乃生矣

客曰吐血可用辛熱爲扶陽抑陰始聞命矣然

復有眞陰眞陽之說可得聞乎曰世之言陰陽者氣血盡之矣豈知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乎吾所謂水火又非心腎之謂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行於五藏六府之間惟其無形故人莫知試觀之天日爲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爲水之精故潮隨之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爲主然此無形之水火又有一太極爲之主宰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門謂之

元神無形之火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精寄於兩腎中間故曰五臟之中惟腎為真此真水真火真陰真陽之說也

又問曰真陰真陽與血何干乎曰子但知血之為血而不知血之為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水隨火而行故其色獨紅腎中之真水乾則真火炎血亦隨火而沸騰腎中之真火衰則真水盛血亦無附而泛上惟水火奠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真陰真陽為

要也

又問曰既是火之爲害正宜以水治之而先生獨曰火不可水滅反用辛熱何耶曰子但知火之爲火而不知火有不同有天上之火如暑月傷暑之病是也可以井水沃之寒凉折之若爐中之火得水則滅在人身即脾胃之火脾胃之中若無火將以何者蒸腐水穀而分溫四體耶至於相火者龍雷之火水中之火也龍雷之火得雨而益熾惟太陽一照而龍雷自息及秋冬

陽氣伏藏而雷始收聲龍歸大海矣此火不可水滅而用辛熱之義也今方書亦知龍雷之火不可水滅不可直折但其註皆曰黃栢知母之類是也若是依舊是水滅直折矣誤天下者此言也哉

又問曰黃栢知母既所禁用治之將何如若與前所論理中溫中無異法何必分眞陰眞陽乎曰理中者理中焦也非下焦也此係下焦兩腎中先天之眞氣與心肺脾胃後天有形之體毫

不相干且乾薑甘草當歸等藥俱到不得腎經惟仲景八味腎氣丸斯為對症腎中一水一火地黃壯水之主桂附益火之原水火既濟之道蓋陰虛火動者若腎中寒冷龍宮無可安之穴宅不得已而遊行於上故血亦隨火而妄行今用桂附二味純陽之火加於六味純陰水中使腎中溫煖如冬月一陽來復於水土之中龍雷之火自然歸就於原宅不用寒涼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自安矣若陰中水乾而火炎者去

桂附而純用六味以補水配火血亦自安亦不必去火總以保火為主此仲景二千餘年之玄秘豈後人可能筆削一字哉

客又問曰假寒假熱之說何如曰此眞病之狀惑者誤以為假也經曰少陰司天之政水火寒熱持於氣交熱病生於上冷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爭於中民病血溢血泄內經蓋指人之臟腑而言言少陰司天者腎經也凡腎經吐血者俱是下寒上熱陰盛於下逼陽於上之假症世

人不識而爲其所誤者多矣吾獨窺其微而以假寒治之所謂假對假也但此症有二有一等少陰傷寒之症寒氣自下腎經而感小腹痛或不痛或嘔或不嘔面赤口渴不能飲水胸中煩躁此作少陰經外感傷寒看須用仲景白通湯之法治之一服即愈不再作又有一等真陰失守命門火衰火不歸元水盛而逼其浮遊之火於上上焦咳嗽氣喘惡熱而紅嘔吐痰涎出血此係假陽之症須用八味地黃丸引火歸原茲

二方俱用大熱之藥倘有方無法則上焦煩熱正甚復以熱藥投之入口卽吐矣須以水探冷假寒騙之下嗌之後冷性旣除熱性始發因而嘔噦皆除此加人尿猪胆汁於白通湯下以通拒格之寒也用八味湯亦復如是倘一服寒凉頃刻死矣愼之哉

客曰眞假之說至矣備矣吾何以辨其爲假而識之耶又何以識其爲傷寒與腎虛而辨之耶曰此未可以易言也將欲望而知之是但可以

神遇而不可以目遇也將欲聞而知之是可以氣聽而不可以心符也將欲問而知之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將欲切而知之得之心而應之手巧則在其人父不能傳之子也若必欲言之姑妄言乎余辨之舌耳凡有實熱者舌胎必燥而焦甚則黑（假熱亦有黑舌但不兼焦燥耳）假熱者舌雖有白胎而必滑口雖渴而不能飲水飲水不過一二口甚者少頃亦吐出面雖赤色必嬌嫩身作躁而欲坐臥於泥水中此爲辨也傷寒者寒

從下受之女人多有此症大小便閉一劑卽愈
此暴病也陰虛者大小便俱利吐痰必多此陰
虛火衰之極不能以一二藥愈男女俱有之縱
使引得火歸又須以參芪補陽兼補陰歲月調
理倘不節慾終亦必亾而已余所傳如此然亦
糟粕耳所望於得意而忘言耳
凡治血症前後調理須按三經用藥心生血脾
統血肝藏血歸脾湯三經之方也遠志棗仁補
肝以生心火茯神補心以生脾土參芪甘草補

脾以固肺氣。木香者。香先入脾。總欲使血歸於脾。此謂之噓血歸經 故曰歸脾。有鬱怒傷脾。思慮傷脾者。尤宜。其火旺者。加山梔丹皮。火衰者加丹皮肉桂。又有八味以培先天之根。治無餘法矣。

歸脾湯乃宋嚴用和所創以治二陽之病發心脾者也原方止人參白朮黃芪茯神甘草木香圓眼肉棗仁姜棗薛新甫加遠志當歸於本方以治血虛又加丹皮梔子為加味以治血熱而陽生陰長之理乃備隨手變化通於各症無不神應曰歸脾者從肝補心從心補脾率所生所藏而從所統所謂隔二之治蓋是血藥非氣藥也後人見薛氏得力亦漫浪效用之而不解其就妄為加減盡失其義即有稍知者亦止謂治血從脾儱侗燥健之

說雜入溫中劫陰之藥而嚴薛二家之旨益晦四明高鼓峰熟於趙氏之論而獨悟其微謂木香一味本以嘘血歸經然以其香燥反動肝火而乾津液故其用每去木香而加芍藥以追已散之真陰且肺受火刑白朮燥烈恐助咳嗽得芍藥以為佐則太陰為養榮之用又配合黃芪建中龍性乃劑惟脾虛泄瀉者方留木香以醒脾脾虛挾寒者方加桂附以通真陰之陽而外此皆出入於心肝脾三經甘平清潤之藥蔚生之法始無墜義古人復起不易其說矣

予特表而著之

薛立齋遇星士張東谷談命時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症遇勞即發余意此勞傷肺氣其血必散視之果然與補中益氣湯此症今人必混入歸

脾矣看古人（分明不苟處）加門冬五味山藥熟地茯神遠志
服之而愈翼早請見云服四物黃連山梔之類
血益多而倦益甚得公一七吐血頓止精神如
故何也余曰脾統血肺主氣此勞傷脾肺致血
妄行故用前藥健脾肺之氣而噓血歸元耳

一男子咳嗽吐血熱渴痰甚盜汗遺精用六味
料加門冬五味治之愈後因勞怒忽吐紫血塊
先用花蕊石散化其紫血次用獨參湯漸愈後
勞則咳血一二口脾肺腎三脈皆洪數用歸脾

湯六味丸而全愈

一童子年十四發熱吐血余謂宜補中益氣以滋化原不信用寒凉降火愈甚始曰童子未室何腎虛之有參芪用之奚爲余述丹溪云腎主閉藏肝主疎泄二藏俱有相火其系皆上屬於心心爲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其精已暗耗小兒自睟周便有虛症有腎病何必物感哉又褚氏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藏必有不滿之處異日必有難狀之疾

遂與補中益氣六味丸而瘥

愚謂童子之症須看先天父母之氣而母氣爲尤重凡驚風痘疹腎虛發熱皆以母氣爲主亦不必盡由於母小兒原自有虛症如母有火者其子必有火母脾虛者子必多脾病母火衰者子必從幼有腎虛症如顖遲語遲行遲顖門開大腎疳等症皆先天不足從幼塡補亦有可復之天不必如上所言臍洩方有血疥此錢仲陽所以立六味丸治小兒也

客問曰吐血衄血同是上炎之火一出於口一出於鼻何也東垣曰衄血出於肺從鼻中出也嘔血出於胃吐出成碗成盆也咯唾血者出於腎血如紅縷在痰中唾中咳咯而出也痰涎血者出於脾涎唾中有少血散漫而出也

東垣論雖如此然肺不特衄血亦能咳血唾血胃不特嘔血肝亦嘔血蓋肺主氣肝藏血肝血不藏而亂氣自兩脇中逆而出之然總之是腎水隨相火炎上之血也腎主水水化液爲痰爲

唾為血。腎脈上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病則俱病也但衄血出於經衄行清道吐血出於胃吐行濁道喉與咽二管不同也蓋經者走經之血走而不守隨氣而行火氣急故隨經直犯清道而出於鼻其不出於鼻者則為咳咯從肺竅而出於咽也胃者守營之血守而不走存於胃中胃氣虛不能攝血故令人嘔吐從喉而出於口也今人一見吐衄便以犀角地黃為必用之藥然耶否耶夫犀角

地黃乃是衂血之的方若陰虛火動吐血與咳咯者可以借用成功若陽虛勞力及脾胃虛者俱不宜蓋犀水獸也焚犀可以分水可以通天鼻衂之血從任督而至巔頂入鼻中惟犀角能下入腎水由督脈而上引地黃滋陰之品故爲對症今方書載云如無犀角以升麻代之夫犀角升麻氣味迥不同形性迥不同何以代之蓋又有說焉緣任衝二脈附陽明胃經之脈亦入鼻中火鬱於陽明而不得泄因成衂者故升麻

可代升麻陽明藥也故犀角亦主陽明之藥非陽明經衄者不可代衄亦有陰虛火衰者其血必點滴不成流須用壯火之劑不可概用犀角有傷寒病五六日但頭汗出身無汗際頸而還小便自利渴飲水漿此瘀血症也宜犀角地黃湯桃仁承氣湯看上下虛實用犀角地黃湯治上桃仁承氣湯治中抵當湯丸治下也

有血從齒縫中或牙齦中出名曰齒衄亦係陽明少陰之症蓋腎主骨齒者骨之標其齦則屬

胃土又上齒止而不動屬土下齒動而不止屬水凡陽明病者口臭不可近根肉腐爛痛不可忍血出或如湧而齒不動搖其人必好飲或多啖炙煿肥甘豢養所致內服清胃湯外敷石膏散甚者服調胃承氣湯下黑糞而愈或有胃虛熱者以補中益氣加丹皮黃連亦得少陰病者口不臭但浮動或脫落出血或縫中痛而出血或不痛此火乘水虛而出服安腎丸而愈余嘗以水虛有火者用六味加骨碎補無火者八味

丸加骨碎補隨手而應外以雄鼠骨散擦之齒動復固又有齒痛連腦者此係少陰傷寒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不可不知又小兒疳症出血口臭肉爛者蘆薈丸主之

有怒氣傷肝而成吐衄者其人必唇青面青脈弦須用柴胡梔子清肝散

有鬱氣傷脾者用歸脾湯加丹皮山梔推而廣之世人因鬱而致血病者多更多婦人凡鬱皆肝病也木中有火鬱甚則火不得舒血不能藏而妄

行但鬱之一字不但怒爲鬱憂爲鬱怒與憂固其一也若其人素有陰虛火症外爲風寒暑濕所感皮毛閉塞卽爲鬱鬱則火不得泄血隨火而妄行鬱於經絡則從鼻而出鬱於胃脘則從吐而出凡係鬱者其脈必濇其人必惡風惡寒不知者便以爲虛而溫補之誤矣視其面色必滯必喜嘔或口苦或口酸審有如是証必當舒散其鬱爲主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是也惟逍遙散爲的藥外加丹皮茱連隨手而應血止

後若不用六味丸以滋其陰翼日必發余於五鬱論中言之詳矣

有飲酒過多傷胃而吐血從吐後出者以葛花解醒湯加丹皮倍黃連使之上下分消酒病愈血亦愈矣此症當用大黃與下條略同

有過啖炙煿辛熱等物而得者上焦壅熱胸腹滿痛血出紫黑成塊者用桃仁承氣湯從大便導之此釜底抽薪法

已上二症俱屬內傷猶作有餘之症此不內外

因非內因故也可用前法

有婦人發熱經水適來適止譫語晝輕夜重如見鬼小便利或不禁此名熱入血室用小柴胡湯加紅花生地丹皮官桂歸尾破血之劑詳見傷寒門

有墮車墜馬跌撲損折失血淤蓄腫痛發熱者先以桃仁大黃川芎當歸赤芍丹皮紅花行血破淤之劑折其銳氣而後區別治之以和血消毒之藥張子和常以通經散神祐丸所謂藥不執方隨宜

而大下數十行病去如掃不致癱殘跛躄之患
用又以此法治杖瘡痛腫發熱欲絶者十餘行而
腫退熱消眞不虛語也。

有產後惡露未淨兒枕作痛者用桃仁紅花當
歸川芎赤芍丹皮等行血破血之藥加蓝桂辛
熱以行其淤又有虛痛無淤血者當另行温補
不可用破血之劑且以今時之弊言之夫人之
吐衄非陰虛則陽虛今人一見血症以爲陰虛
者血虛也舍四物何法乎火動者熱也非芩連

梔栢何藥乎咳嗽者火也非紫菀百部知母貝母何物乎丹溪節齋俱有明訓豈能外之不知陰虛之症大抵上熱下寒者多既曰陰虛卽純熱亦無寒折之理始而以寒凉進之上焦非不爽快醫者病者無不以爲道在是矣稍久則食減又以爲食不化加神麯山查再久而熱愈甚痰嗽愈多煩躁愈甚又以藥力欠到寒凉增進而渴泄腹脹之症作矣乃以枳殼大腹皮快中寬爽之品進至此不斃將待何時是故咳嗽吐血時時發熱未

必成瘀也服四物黃栢知母之類不已則瘀成矣胸滿膨脹悒悒不快未必成脹也服山查神麴之藥不已則脹成矣面浮胕腫小便秘澁未必成水也服滲利之藥不已則水成矣氣滯膈塞未必成噎也服青皮枳殼寬快之藥不已則噎成矣成則不可復藥及陷於危乃曰病犯條款雖對症之藥無可柰何也此一段真不刊之論

醫貫卷之四

先天要論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或下元衰憊臍腹疼痛夜多漩溺等症

熟地黄（氣寒味甘微苦味厚氣薄陰中之陽手足少陰厥陰藥也）八兩（用真生懷慶酒洗淨浸一宿柳木甑砂鍋上蒸半日曬乾再蒸再曬九次為度臨用搗膏）

山藥（氣溫味甘平手太陰）四兩　山茱萸肉（氣平微溫味酸濇足厥陰少陰藥）四兩

丹皮（氣寒味苦辛陰中微陽手厥陰足少陰）三

兩酒洗 白茯苓氣平味淡而甘陽也白者入手少陰足太陽少陽 三兩 澤瀉氣平寒甘鹹味厚陰也降也陰中微陽手足太陽少陰 三兩 肉桂氣熱味甘辛手少陰枝入足太陽補下焦通血脈 一兩 附子氣熱味大辛陽之陽通行諸經入手少陽三焦命門 一兩

製附子法 附子重一兩三四錢有蓮花瓣頭圓底平者佳備童便五六碗浸五七日候透潤揭皮切作四塊仍浸三四日用粗紙數層包之浸濕煨灰火中取出切片檢視有白星者乃用新瓦上炙熱至無星

爲度如意欲用即切大片用童便煑三四沸熱瓦上炮熱用之

八味丸乃張仲景所製之方也聖惠云能伐腎邪皆君主之藥宜加減用　加減不依易老亦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藥到不得腎經是肺藥兼胃而脾通焉到腎經亦有同法有加黃栢知母者有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

六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氣丸述類象形之意也

錢氏減桂附名曰六味地黃丸以治小兒以小

兒純陽故減桂附觀此則俗醫謂小兒無腎病者謬甚矣

楊氏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名曰加減八味丸

丹溪有三一腎氣丸獨此方不可用

仲景有金匱腎氣丸

益陰地黃丸　治目病火衰者

滋陰地黃丸　治目病有火者　二方見原機啟微

易老云八味丸治脈耗而虛西北二方之劑也

金弱木勝水少火虧或脈鼓按之有力服之亦

有故何也答曰諸緊爲寒火虧也爲內虛水少爲木勝金弱故服亦效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論　出東垣十書

泝洄集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寇宗奭本草衍義云不過接引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王海藏譴之愚謂八味丸以地黃爲君而以餘藥佐之非止爲補血之劑蓋兼補氣也如何說到有形去故知當時陰陽亦止以氣血言若專爲補腎而入腎經則地黃山茱萸

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藥固不待澤瀉之接引而後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門之藥浮中沉無所不至又爲通行諸經引用藥官桂能補下焦相火不足是亦右腎命門藥也然則桂附亦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腎矣且澤瀉雖云以瀉腎乃瀉腎邪非瀉腎之本也（然則大黃瀉陽明亦瀉陽明之邪豈瀉其本哉此辨亦未確）故五苓散用澤瀉者詎非瀉腎邪乎（此辨亦未確）白茯苓亦伐腎邪即所以補正耳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但爲接引諸藥瀉

腎邪此句原文所無蓋取其原文有瀉腎邪三字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補虛損五勞之功寇氏又何疑焉且澤瀉固能瀉腎此又是騎牆之見不自相矛盾乎然從於諸補藥之中雖欲瀉之而力莫能施矣

余所以諄諄於此方者蓋深知仲景為立方之祖的認此方為治胃之要毫不敢私意增減令人或以脾胃藥雜之或以寒涼加之皆不知立方之本意也此方加減之法唯立齋最精當從醫案中細體之方悟余特將仲景其變化處一綫不走之妙

立意之奥旨闡發於各條門下

愚按王安道此論亦未得立方之意趙氏引之止欲証其温補腎火毫不敢滲瀉耳於仲景本旨俱不免於顢頇夫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清陽出上竅濁陰走五臟製方之原也此方主治在化元取潤下之性補下治下制以急茯苓澤瀉之滲瀉正所以急之使直達於下也腎陰失守煬燎於上欲納之復歸於宅非借降泄之勢不能收攝寧靜故用茯苓之淡泄以降陰中之陽用澤瀉之鹹瀉以降陰中之陰猶之補中益氣湯用柴胡以升陽中之陰用升麻以升陽中之陽也如謂澤瀉亦止取其養臟起陰補虛之功然則聚凡有補腎之藥以爲方亦可與此方代與乎謂諸藥皆腎經不待接引而後至是則然矣人參黄芪白术又豈必待升柴之接引而後

至脾肺乎升降者天地之氣交知仲景之茯苓澤瀉即東垣之升麻柴胡則可與言立方之旨矣

水火論　已見復出

坎乾水也氣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陽陷於二陰爲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爲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爲兌兌以有形之水普施於萬物之上爲資生之利澤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

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形之兊水制之者權也吾身自有上池眞水氣也無形者也以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常而可久者也是爲眞水眞火升降旣宜而水火旣濟矣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眞體不窮無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欠大半

陳希夷正易消息曰坎乾水也氣也一陽

陷於二陰爲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爲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蓋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乃云煞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於仲冬乃云水泉動然而是月一陽生是水之動地之生也由斯而覩不過欲人脫死地而求生地凡舉動先自濟固根本以待後乃能萬應而萬舉萬勝明其理也

六味丸　治腎虛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

涎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腰腿痿軟等症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便血諸血失音水泛爲痰之聖藥血虛發熱之神劑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敗濁爲痰或致欬逆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氣之虛脫爲養氣滋腎制火導水使機關利而脾土健實

熟地黃 八兩 山茱萸肉 山藥 各四兩

牡丹皮 白茯苓 澤瀉 各三兩

右爲細末和地黃膏加煉蜜和桐子大每

服七八十九空心食前滚鹽湯下凡服須空腹服畢少時便以美饍壓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瀉衝逆也

六味丸說

腎虛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腎中非獨水也。命門之火並焉。腎不虛則水足以制火。虛則火無所制。而熱症生矣。名之曰陰虛火動。河間氏所謂腎虛則熱是也。今人足心熱。陰股熱。腰脊痛。率是此症。乃咳血之漸也。熟地黃山茱萸味厚

者也。經曰：味厚為陰中之陰，故能滋少陰補腎水。澤瀉味鹹，鹹先入腎。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也。腎惡燥，須此潤之。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物之潤者亦無形，故用之。牡丹皮者，牡丹之根皮也。丹者，南方之火色，牡而非牝。花名多偶然耳，借有是說。吾謂其繫屬陽，味苦辛，故入腎而斂陰火，益少陰，平虛熱。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從土化，土能防水，淡能滲泄，故用之以制水藏之邪，且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即此藥也。

此純陰重味潤下之方也純陰腎之氣重味腎之質潤下腎之性非此不能使水歸其壑其中只熟地一味爲木藏之主然遇氣藥則運用於上遇血藥則流走於經不能制其一錢入腎也故以五者佐之山藥陰金也坎中之艮堅凝生金故入手太陰能潤皮膚水發高原導水必自山山藥堅少腹之土與水之原也水土一氣鎮達臍下山茱萸陰木也肝腎同位乎下借其酸澁以斂泛溢水火升降必由金木爲道路故與山藥爲左右降下之主以制其旁軼二者不相離觀李朱折用二味於他方可悟也丹皮木手足少陰之藥能降心火達於膀胱水火對居瀉南即益北而又有茯苓之淡泄以降陽澤瀉之鹹泄以降陰疏瀹決排使無不就下入海之水此制方之微旨也仲景原方以此六者駕馭桂附以收固腎中之陽至宋錢仲陽治小兒行遲齒遲腳軟顖開陰虛發熱諸病皆屬腎虛而小

兒稚陽純氣無補陽之法乃用此方去桂附用之應手神效開聾瞶而濟夭枉明薛新甫因之悟大方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驗者以此代之立應自此以來為補陰之神方矣趙氏得力於薛氏醫案而益闡其義觸處旁通外邪雜病無不貫攝而六味之用始盡然趙氏加減之法甚嚴又稍異於薛氏高鼓峯嘗詳論兩家加減之法而附以已意以授其門人甚辨今述之左

六味丸薛氏一變而為滋腎生肝飲用六味減半分兩而加柴胡白朮當歸五味合逍遙而去白芍藥加五味合都氣意也以生肝故去芍藥而留白朮甘草以補脾補脾者生金而制木也以制為生天地自然之序也

又一變而為滋陰腎氣丸獨去山茱萸而加柴胡當歸尾五味仍合逍遙都氣腎肝同治然用當歸尾生地者行於滯也柴胡疏木氣也去白芍恐妨於行之疏也名滋陰者厥陰

也皆用五味者雖合都氣然實防木之反剋瀉丁之義也去山茱萸不欲強木也

又一變而爲人參補氣湯其義愈變化無窮眞游能戲海之妙去澤瀉而加參芪术歸陳皮甘草五味門冬夫白术之與六味其化相反焉得合之曰從合生脈來則有自然相通之義借茯苓以合五味異攻之妙用當歸黃芪以合養血之奇其不用澤瀉者蓋爲發熱作渴小便不調則無再竭之理理無再竭便當急生生脈之所由來旣當生脈異攻之可以轉入也且水生高原氣化能出肺氣將敗故作渴不調此所以急去澤瀉而生金滋水復一崇土以生金其若心可不知哉

又一變而爲加味地黃丸又名抑陰地黃丸加生地柴胡五味復等其分愈出愈奇矣柴胡從逍遙來生地從固本來五味仍合都氣其曰耳內痒痛或眼昏痰喘或熱渴便澁而總爲肝腎陰虛則如其陰虛乎由火鬱而致

也柴胡以疏之鬱火非生地不能涼用五味仍瀉下以補金補金以生水也曰抑陰非疏不可疏之所以抑之生地涼血便有瀉義瀉之所以抑之也

又一變而為九味地黃丸以赤茯苓換白茯苓加川楝子當歸史君子川芎盡是直瀉厥陰風木之藥仍是肝腎同治之法緣諸痛必有蟲皆風木之所化肝有可代之理但代其子則傷其母故用六味以補其母去澤瀉者腎不宜再洩也

又一變而為益陰腎氣丸加五味仍合都氣生地當歸二味則從四物湯來何也其列症有發熱潮熱晡熱肝血虧矣為熱再以柴胡疏之甚最妙在胸膈痞悶一句緣此症之悶是肝脾燥火悶伏胃中井當歸生地合用何以消胃中之火而生胃陰若用柴胡便為逍遙入肝膽不能走胃陰矣一用柴胡一不用柴胡流溫就燥之義判若天淵微乎微乎

趙氏則以爲六味加減法須嚴其書用六味雖薛氏啓其悟端而以上變化槩未透其根底故盡廢而不能用見其能合當歸柴胡而去芎藥則反用芎藥爲疎肝益腎此則其聰明也乃謂白术與六味水土相反人參脾藥不入腎其論亦高簡嚴密然細參薛氏畢竟趙氏拘淺薛氏諸變法似乎寬活然其實嚴密學者當會悟其妙而以意通之大旨以肝腎爲主而旁救脾肺則安頓君相二火不必提起而自然帖伏矣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有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二陰爲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

痿者命門火衰也亦有火盛而宗筋弛緩者不可不知眞水竭則隆冬不寒眞火息則盛夏不熱是方也熟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濡潤之品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潤之物能於水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卽此方也蓋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

此方主用之味爲桂附卽坎卦之一陽畫也非此則不成坎矣附雖三焦命門之藥而辛熱純陽通行諸經走而不守桂爲少陰之藥宣通血脈性亦竄發二者皆難控制必得六

者純陰厚味潤下之品以爲之濟導而後能納之九淵而無震盪之虞今人不明此義直以桂附爲腎陽之定藥離法任意而雜用之酷烈中上燥涸三陰爲禍非渺也或曰仲景治少陰傷寒用附者十之五非專爲保益腎陽耶然仲景爲寒邪直中陰經非辛熱不能驅之使出附子爲三焦命門辛熱之味故用以攻本經之寒邪意在通行不在補守故太陰之理中厥陰之烏梅以至太陽之乾薑芍藥桂枝甘草陽明之四逆無所不通未嘗專泥腎經也唯八味丸爲少陰主方故亦名腎氣列於金匱不入傷寒論中正唯八味之附乃補腎也桂逢陽藥即爲汗散逢血藥即爲溫行逢淵藥即爲滲利與腎更疎亦必八味丸之桂乃補腎也貞曰當論方不當論藥當就方以論藥不當執藥以論方

滋陰降火論 大意見前

節齋云人之一身陰嘗不足陽嘗有餘況節慾者少縱慾者多精血既虧相火必旺火旺則陰愈消而勞瘵欬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故宜常補其陰使陰與陽齊則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無病矣故丹溪先生發明補腎之說謂專補左尺腎水也古方滋補藥皆兼補右尺相火不知左尺原虛右尺原旺若左右平補依舊火勝於水只補其左制其右庶得水火相平也右尺相火固不可衰若果相火衰者方宜補火但世

之人火旺致病者十之八九火衰成病者百無
一二且少年腎水正旺似不必補然慾心正熾
妄用太過至於中年慾心雖減然少年斲喪既
多焉得復實及至老年天眞漸絶只有孤陽故
補陰之藥自少至老不可缺也節齋先生發明
先聖之旨以正千載之訛其功盛哉但水衰者
固多火衰者亦不少先天稟賦若薄者童子尚
有火衰之症焉可獨補水哉況補陰丸中以黄
栢知母爲君天麥門冬爲佐蓋黄栢苦寒泄水

天門寒冷損胃服之者不惟不能補水而且有損於腎故滋陰降火者乃謂滋其陰則火自降當串講不必降火也然二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當於二藏中各分陰陽虛實求其所屬而平之若左尺脈虛弱而細數者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脈遲軟或沉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於兩尺微弱是陰陽俱虛用十補丸此皆滋其先天之化原實萬世無窮之利自世之補陰者率

用黃栢知母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無遺憾於世余特表而出之以廣前人之未備使醫者病者加意於六味八味二方云

相火龍雷論 前已見大意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爇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焫遇水則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

者以火逐之則焰灼自消炎光撲滅古書瀉火之法意蓋如此今人率以黄栢治相火殊不知此相火者寄於肝腎之間此乃水中之火龍雷之火也若用黄栢苦寒之藥又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或燒燬房屋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之一驗也

又問龍雷何以五六月而啓發九十月而歸藏

蓋冬時陽氣在水土之下龍雷就其火氣而居
於下夏時陰氣在下龍雷不能安其身而出於
上明於此義故惟八味丸桂附與相火同氣直
入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相火安得
不引之而歸原耶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世人皆
曰降火而予獨以地黃滋養水中之火世人皆
曰滅火而予獨以桂附溫補天真之火千載不
明之論予獨表而出之高明以爲何如
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於情慾之象是

以聖人於卦中凡涉乎震體者取義尤嚴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在復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向晦入晏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明乎此義而相火不藥自伏矣

陰虛發熱論 大段亦見前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治各不同傷寒傷風及寒疫也則用仲景法溫病及瘟疫也則用河間法此皆論外感者也今人一見發熱皆認作

傷寒率用汗藥以發其表汗後不解又用表藥以凉其肌柴胡凉膈白虎雙解等湯雜然並進若是虛証豈不殆哉自東垣出而發內傷補中益氣之論此用氣藥以補氣之不足者也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眞陰眞陰既傷則陽無所附故亦發熱其人必面赤煩躁口渴引飲骨痛脈數而大或尺數而無力者是也惟丹溪發明補陰之說以四物湯加黃栢知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也世襲相因屢用不効何耶蓋因陰

字認不眞誤以血爲陰耳當作腎中之眞陰即先天也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先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往來時發時止是無火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時節而動是無水也當求其屬而主之無火者宜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鎭陽光必須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減以補眞陰屢用屢效若泥

黃栢知母苦寒之說、必致損傷脾陰而斃者、不可勝舉、大抵病熱作渴、飲冷便秘、此屬實熱、人皆知之、或惡寒發熱、引衣踡臥、四肢逆冷、大便清利、此屬真寒、人亦易知、至於煩擾狂越、不欲近衣、欲坐臥泥水中、此屬假熱之症、其甚者煩極發躁、渴飲不絕、舌如芒刺、兩唇燥裂、而如塗硃、身如焚燎、足心如烙、吐痰如湧、喘急、大便秘結、小便淋瀝、三部脈洪大而無倫、當是時也、卻似承氣湯症、承氣入口即斃、卻似白虎症、白虎

下嚥即亾若用二丸緩不濟事此長洲變地黃丸作湯液之妙用急以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肉桂一兩甚則即加附子以水頓煎五六碗冰冷與飲諸症自退翌日必畏寒脈沉是無火也當補其陽急以附子八味丸料煎服自愈此法備得周匝然亦多不至此者則須以參芪歸杞之甘溫平養之火既降急培中土則爐和而不復上揚烈炎得爐灰而性藏也此症與脈俱變其常而不以常法治之者也若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分明若以涼藥正治立死

正所謂象白虎湯症悞服白虎湯必死當此之時偏不用四物湯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幾希之氣所宜急固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形生出有形來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言此又不必深求之於其陰又不可徒責之血只補氣而血自復亦此症則求母從其所自生也

或問曰子之論則詳矣氣虛血虛均是內傷何以辨之乎曰悉乎子之問也蓋陰虛者面必赤無根之火戴於上也若是陽症火入於內面必不赤其口渴者腎水乾枯引水自救也但口

雖渴而舌必滑、脈雖數而尺必無力、甚者尺雖洪數、而按之必不鼓、此爲辯耳、雖然若問其人曾服過凉藥、脈亦有力而鼓指矣、戴復菴云、服凉藥、而脈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宜補、切忌寒凉、犯之必死。臨症者更宜詳辯、毫釐之差、枉人性命、愼哉、

痰論

王節齋云、痰之本、水也、原於腎、痰之動、濕也、主於脾、（四語盡治痰之發）古人用二陳湯爲治痰通用、然

以治濕痰寒痰則是矣若夫陰火炎上薰於上焦肺氣被鬱故其津液之隨氣而升者凝結而成痰腥穢稠濁甚則有帶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濕痰寒痰之所比亦非半夏枳殼南星之所治惟用清氣化痰須有效耳噫節齋論痰而首揭痰之本於腎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惜乎啓其端而未竟其說其所製之方皆治標之藥而其中寒涼之品甚多多致損胃惟仲景先生云氣虛有痰用腎氣丸補而逐之吳茭山諸症辨

疑又云八味丸治痰之本也此二公者眞開後學之矇瞶濟無窮之夭枉蓋痰者病名也原非人身之所有非水泛爲痰則水沸爲痰但當分有火無火之異耳（予謂凡痰皆標也與此說義合）腎虛不能制水則水不歸原如水逆行洪水氾濫而爲痰是無火者也故用八味丸以補腎火陰虛火動則水沸騰動於腎者猶龍火之出於海龍興而水附動於肝者猶雷火之出於地疾風暴雨水隨波湧而爲痰是有火者也故用六味丸以配火

此不治痰之標而治痰之本者也有火之痰用六味丸以舍後則可以治其初未必盡應趙氏所謂有火然單指腎陰虛一種耳不可以槪有火二字

有火無火之痰何以辯之曰無火者純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濁白沫爲別耳善用者若能於腎虛者先以六味八味壯水之主益火之原復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補脾以制水於脾虛者既補中理中又能以六味八味制水以益母子母、、互相生尅亦止說得虛痰陰痰耳而於治痰之道庶幾矣

龎安常云有陰水不足陰火上升肺受火侮不

得清肅下行由是津液濃濁生痰不生血者此當以潤劑如麥冬地黃枸杞之屬滋其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則痰自清矣投以二陳立見其殆有腎虛不能納氣歸原原出而不納則積積而不散則痰生焉八味丸主之本註 龐公之見甚確錄之以爲案

蒙筌謂地黃泥膈生痰爲痰門禁藥以薑汁炒之可笑粗工之論本此嗟乎若以薑汁炒之則變爲辛燥地黃無用矣蓋地黃正取其濡潤之品能入腎

經。李東璧以砂仁製巴蜀椒見近更有用竹瀝製者其不通至矣又有以童便製人參黃連製附子皆不通之妄作也若雜於脾胃藥中。土惡濕。安得不泥膈生痰。分明八味六味丸中諸品皆少陰的藥羣隊相引直入下焦名曰水泛為痰之聖藥空腹服之壓以美膳不留胃中此仲景製方立法之妙何必固疑

咳嗽論

咳謂無痰而有聲嗽是有痰而有聲雖分六府五臟之殊而其要皆主於肺蓋肺為清虛之府

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爲嬌臟畏熱畏寒火刑金故嗽水冷金寒亦嗽故咳嗽者必責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於肺而在於脾不專在脾而反歸重於腎（通篇主意）蓋脾者肺之母腎者金之子故虛則補其母虛則補其子也如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稍當作果）宜以補脾爲主而佐以解表之藥（傷風與脾肺虛損者然兩途不

相進退果屬傷風以散邪清金爲主無急實脾之理果屬虛損以補土滋陰爲主亦無兼顧邪之理此論頗叢況未盡明析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湊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耶古人所以製參蘇飲中必有參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參蘇飲之人參助肺氣以托邪桂枝湯之芍藥甘草和榮血以發衛皆與實脾之義遠引證未合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以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虛湊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

芪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此予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

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凡咳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毋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余又有說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藏母盛而子宮受邪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於腎而腎受邪矣子母相因爲病

推發甚精但受邪二字未穩故多周折支離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又何也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臥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欲下避水中而腎水乾枯有火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

有火燥肺金而咳嗽者火燥即肺火也宜清金降火今之醫書中論清金降火者以黃芩天麥門冬桑白皮清肺金以黃連降心火石膏降胃火以四物黃栢知母降陰火謂枳半滲泄傷陰易用

貝母瓜蔞竹瀝枇杷葉以潤肺而化痰以上治法豈不平正通達耶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似是而實非補北方正所以瀉南方也滋其陰即所以降火也獨不觀啓玄子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乎予相火論及滋陰降火論中已詳言黃栢知母之不宜用與夫寒凉諸藥之害矣予又有說焉王節齋云凡酒色過度損傷肺腎眞陰者不可服參芪服之過多則死蓋恐陽旺而陰消也自此說行而世之治陰虛咳嗽者視參芪如

砒毒以黃栢知母爲靈丹使患此症而服此藥者百無一生良可悲也有能寡慾而不服藥者反可綿延得活可見非病不可治乃治病之不如法也蓋病本起於房勞太過虧損真陰陰虛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故咳咳則金不能不傷矣予先以壯水之主之藥如六味地黃之類補其真陰使水升而火降隨即以參芪救肺之品以補腎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矣世之用寒凉者膚淺庸工固不必齒間有知用參芪者不

知先壯水以鎮火而遽投參芪以補陽反使陽火愈旺而金益受傷豈藥之罪哉此所謂不識先後著者也

有脾胃先虛土虛不能制水水泛爲痰子來乘母而嗽者矣又有初雖起於心火刑金因誤服寒涼以致脾土受傷肺益虛而嗽者乃火位之下水氣承之子來救母腎水復火之仇寒水挾木勢而上侵於肺胃水冷金寒故嗽前病未除新病愈甚粗工不達此義尚謂痰火難除寒涼

倍進豈不殆哉斯時也須用六君子湯加炮薑以補脾肺八味丸以補土母而引水歸原此等治咳嗽之法幸同志者加之意焉

金匱云咳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此論外感有嗽而聲啞者蓋金實不鳴金破亦不鳴實則清之破則補之皆治肺之事也又須知少陰之絡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肺為之標本虛則標弱故聲亂咽嘶舌萎聲不能前出

仲景傷寒書遺一男子年五十餘歲病傷寒咳嗽

喉中聲如鼾與獨參湯一服而鼾聲除至二三服而咳嗽亦漸退服二三斤病始全愈【本註】此陽虛之案○似氣虛之案

衍義云有暴嗽服諸藥不效或教之進生料鹿茸丸大兎絲子丸方愈有本有標切不可以其暴嗽而疑驟補之非所以易愈者亦覺之早故也【本註】此陰虛之案○似陽虛之案

有一等乾欬嗽者丹溪云乾欬嗽極難治此係火鬱之症乃痰鬱其火邪在中用逍遥散以開

之下用補陰之劑而愈此似陰虛之案

吐血論 詳絳雪丹書此爲複出

問吐血多起於欬嗽欬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藥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咳血嗽血出於肺咯血唾血出於腎余謂咳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脈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二藏相連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腎中有火有水水乾火燃陰火刑金故咳水挾相火而上化爲痰入於肺肺爲

清虛之府一物不容故嗽中有痰唾帶血而出者腎水從相火炎上之血也豈可以咳嗽獨歸之肺耶褚氏遺書津液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爲痰在下爲水伏皮爲血從毛竅中出爲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血之帶痰而出者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又云服寒凉百不一生飲溲溺百不一死童便一味可爲治血之要然但暴發之際用之以爲降火消瘀之急劑則可若多服亦能損胃褚

氏特甚言寒凉之不可用耳曰若是則黃栢知母旣所禁用童便又不宜多服治之當如何曰惟六味地黃獨補腎水性不寒凉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救肺補胃藥收功使金能生水蓋滋其上原也

又有一等腎水泛上上侵於肺水冷金寒故咳嗽肺氣受傷血無所附故亦吐血醫見嗽血者火也以寒折之病者危而危者斃矣須用八味丸補命門火以引水歸原次用理中湯補脾胃

以補肺之母使土能尅水則腎水歸原而血復其位矣

已上論陰虛吐血者用補天之法若陽虛吐血與夫六淫七情所致各各不同余另有絳雪丹書專論血症逐一可考茲不能悉

本註 余有一單方只是節慾不但節慾直須絕慾不絕慾而徒恃乎藥未有能生者也

喘論

喘與氣短不同喘者促促氣急喝喝息數張口

擡肩搖身擷肚短氣者呼吸雖數而不能接續似喘而不擡肩似呻吟而無痛呼吸雖急而無痰聲宜詳辨之丹溪云須分虛實新久久病是氣虛宜補之新病是氣實宜瀉之久亦有實然可作虛治新亦有虛然可兼實治二語亦有然不得

愚按喘與短氣分則短氣是虛喘是實然而喘多有不足者短氣間亦有有餘者新病亦有本虛者不可執論也久病亦有實者予治新野沈允一廿餘年之喘獨清陽明而效

金匱云實喘者氣實肺盛呼吸不利肺竅壅塞若寸沉實宜瀉肺不止瀉肺一法虛喘者腎虛先覺呼吸短氣兩脇脹滿左尺大而虛宜補腎此腎虛証非新病虛者乎

邪喘者由肺受邪伏於肺中關竅不通呼吸不利若寸沉而緊此外感也亦有六部俱伏者宜發散則身熱退而喘定此鬱症人所難知非短氣中之有餘乎

論人之五臟皆有上氣而肺爲之主居於上而

爲五藏之華蓋通榮衛合陰陽升降往來無過不及何病之有若爲風寒暑濕所侵則肺氣脹满而爲喘呼吸迫促坐臥不安或七情內傷鬱而生痰或脾胃俱虛不能攝養一身之痰皆能令人喘

眞知其風寒也則用仲景青龍湯眞知其暑也則用白虎湯眞知其濕也則用勝濕湯眞知其七情鬱結也則用四磨四七湯又有木鬱火鬱土鬱金鬱水鬱皆能致喘治者審之 **本註** 以上俱屬有餘

之症

東垣云病機曰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辨云傷寒家論喘以爲火熱者是明有餘之邪中於表寒變爲熱心火太旺攻肺故屬於上又云膏粱之人奉養太過及過愛小兒亦能積熱於上而成喘宜以甘寒之劑治之若飲食不節喜怒勞役不時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皆由中氣不足其䐜脹腹滿咳喘嘔食不下宜大甘辛熱之劑治之脈經云肺盛有餘則咳嗽上氣渴煩心

胸滿短氣皆衝脉之火行於胸中而作係在下
焦非屬上也觀東垣之辯可見起於有餘者病
機之邪雜病者不足之邪自是標本判然條析
如遇標病或汗或吐或下一藥而痰去喘定奏
功如神粗工以其奏功如神也執而概施之不
足之症豈不殆哉婁全善云凡下痰定喘諸方
施之形實有痰者神效若虛而脉浮大按之濇
者不可下下之下之必反劇而死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

故河間敘喘病在於熱條下華陀云肺氣盛爲喘活人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世集証類方不過遵此而已獨王海藏辯云氣盛當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清肅下行豈復爲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爍眞陰衰與不足而爲喘焉所言盛與有餘者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海藏之辯超出前人發千古之精奧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來愚謂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上

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金烏得而不喘焉丹溪云喘有陰虛自小腹下火起而上宜四物湯加青黛竹瀝陳皮入童便煎服如挾痰喘者四物加枳殼半夏補陰以化痰夫謂陰虛發喘丹溪實發前人之所未發但如此治發實流弊於後人蓋陰虛者腎中之真陰虛也豈四物湯陰血之謂乎其火起者下焦龍雷之火也豈寒凉所能降乎其間有有痰者有無

痰者有痰者水挾木火而上也豈竹瀝枳半之能化乎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煎飲以壯水之主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有痰則咳嗽咳嗽之甚則喘當與前陰虛相火論叅看

又有一等似火而非火似喘而非喘者經曰少陰所謂嘔咳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歸故上氣喘也黃帝針經云胃絡不和喘出於陽明之氣逆陽明之氣下行今

逆而上行故喘真元耗損喘出於腎氣之上奔其人平日若無病但覺氣喘非氣喘也乃氣不歸元也視其外症四肢厥逆面赤而煩躁惡熱似火非火也乃命門真元之火離其宮而不歸也察其脈兩寸雖浮大而數兩尺微而無力或似有而無為辨耳不知者以其有火也少用涼藥以清之以其喘急難禁也佐以四磨之類以寬之下咽之後似覺少快少頃依然豈知寬一分更耗一分甚有見其稍快悞認藥力欠到倍

進寒凉快氣之劑立見其斃矣何也葢陰虛致喘去死不遠矣幸幾希一線牽帯在命門之根尚爾留連會治者能求其緒而以助元接真鎮墜之藥俾其返本歸原或可回生然亦不可峻驟也且先以八味丸安腎丸養正丹之類煎人參生脈散送下覺氣若稍定然後以大劑參芪補劑加破故紙阿膠牛膝等以鎮於下又以八味丸加河車爲丸日夜遇飢則吞服方可保全然猶未也須遠房帷絶色慾經年積月方可保

全不守此禁終亦必亾而已予論至此可爲寒心聰明男子當自治未病毋蹈此危機

又有一等火鬱之症六脉俱濇甚至沉伏四肢皆寒甚至厥逆拂拂氣促而喘却似有餘而脉不緊數欲作陰虛而按尺鼓指此爲畜鬱已久陽氣拂遏不能營運於表以致身冷脉微而閟氣喘急當此之時不可以寒藥下之又不可以熱藥投之惟逍遙散加茱連之類宣散畜熱得汗而愈愈後仍以六味地黃養陰和陽方佳此

謂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即金匱所云六脈沉伏宜發散則熱退而喘定是也經曰火鬱之發民病少氣治以諸涼或問喘者多不能臥何也素問逆調論云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經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東垣云病人不得臥臥則喘者水氣逆行乘於肺肺得水而浮使氣不得流通也

仲景云短氣皆屬飲

金匱云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

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

已上詳論陰虛發喘之症治若陽虛致喘東垣已詳盡矣外感發喘仲景已詳盡矣

示學者不可以一說槩諸症也 茲爲補天立論故加意於六味八味云

喉咽痛論

喉與咽不同喉者肺脘呼吸之門戶主出而不納咽者胃脘水穀之道路主納而不出蓋喉咽司呼吸主升降此一身之緊關槖籥也經曰足

少陰所生病者口渴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素問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納食又曰足少陰之絡循喉嚨通舌本凡喉痛者皆少陰之病（太陽陽明亦咽痛即是火症）但有寒熱虛實之分少陰之火直如奔馬逆衝於上到此咽喉緊鎖處氣鬱結而不得舒故或腫或痛也其症必內熱口乾面赤痰涎湧上其尺脈必數而無力蓋緣腎水虧損相火無制而然須用六味地黃門冬五味大劑作湯服之又有色慾過度元陽

虧損無根之火遊行無制客於咽喉者須八味腎氣丸大劑煎湯冰冷與飲此症弱病血病多有之此法早治可愈遲則不效雖暫效亦必復使引火歸原庶幾可救此論陰虛咽痛治法如此正褚氏所謂上病療下也人之喉咽如曲突曲突火炎若以水自上灌下突爆烈矣取譬最的惟灶床下以盆水[illegible]之上炎即熄此上病療下之一驗也其間有乳鵝纏喉二名不同腫於咽兩旁者為雙鵝腫於一邊者為單鵝治法用鵝翎蘸米醋攪喉中去盡痰涎復以

瘀痧採吐之令著實一咯咯破瘀中紫血即潰或紫金錠磨下即愈甚而不散者上以小刀刺出紫血即愈古方有刺少商穴法甚好然刀針刺血急則用之亦有不宜用者薛案云一人年五十咽喉腫痛或針去血神思雖清尺脈洪數而無倫次按之微細如無余曰有形而無痛陽之類也當峻補其陰今反傷陰血必死已而果歿引此一案以爲粗工輕用刀針之戒

纏喉風者腫透達於外且麻且癢且痛可用謙

甫解毒雄黃丸

解毒雄黃丸

雄黃一錢 鬱金一分 巴豆十四粒去油皮

醋糊丸菉豆大熱茶送下吐頑痰立甦未吐再服

古方有用巴豆油染紙作撚子點火吹滅以烟熏鼻中即時口鼻流涎牙關自開即用此搐患處即愈

又有一等陽虛咽痛者口舌生瘡遇勞益甚其

脈必浮大此脾肺氣虛膀胱虛熱須以理中湯加山藥山茱萸乃痊

有上焦風熱者用荊防敗毒散

有咽喉腫痛作渴飲冷大便秘結六脈俱實下之則愈可用防風通聖散世間虛熱者多實熱者少如此症不多得此法不可輕用

有急喉痺者其聲如鼾痰如拽鋸此為肺絕之候速宜人參膏用姜汁竹瀝放開服如未得膏先煎獨參湯救之服早十全七八次則

類中風多此症

十全四五遲則不救

丹溪云咽喉腫痛有陰虛陽氣飛越痰結在上者脉必浮大重取必濇去死爲近宜人參一味濃煎細細飲之如作實症治之禍在反掌仲景云少陰客熱咽痛甘草湯少陰寒熱相摶桔梗湯少陰客寒咽痛半夏散及湯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少陰陰虛客熱不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世人但知熱咽痛不知有寒咽痛經曰太陽在泉寒淫所勝

氏病咽痛頷腫陳藏器用附子去皮臍炮製切片以蜜塗炙令蜜入內噙嚥其津甘味盡更易之

仲景云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脈微欲絕面赤咽痛以通脈四逆湯○冬月伏寒在於腎經發則咽痛下利附子湯溫其經則愈

又有司天運氣其年鄉村相染若惡寒者多是暴寒折熱寒閉於外熱鬱於內切忌膽礬酸寒之劑點喉使陽鬱結不伸又忌硝黃等寒劑下

之反使陽下陷入裏則禍不旋踵矣須用表散之劑若仲景甘桔湯之類

又有陽毒咽痛用升麻湯陰毒咽痛用甘草湯方見金匱要略及千金方

咽痛用諸藥不效者非咽痛也乃是鼻中生一條紅線如髮懸一黑泡大如櫻珠垂掛到咽門而口中飲食不入須用牛膝根直而獨條者洗淨入好醋三五滴同研細就鼻孔滴二三點入去則絲斷珠破其病立安又有喉間作痛潰爛

久而不愈此必楊梅瘡毒須以萆薢即土茯苓湯爲主

眼目論

當看立齋所訂原機啓微此撮其大略耳

經曰五藏六府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腎藏精故治目者以腎爲主目雖肝之竅子母相生腎肝同一治也然亦須分別各經絡藏腑爲治不得專主腎肝

華元化云目形類丸瞳神居中而前如日月之麗東南而晦西北也有神膏神水神光眞血眞

氣真精此滋目之源液也神膏者目內包涵膏液此膏由胆中滲潤精汁積而成者能涵養瞳神衰則有損

神水者由三焦而發原先天真一之氣所化目上潤澤之水是也水衰則有火勝燥暴之患水竭則有目輪大小之疾耗澁則有昏眇之危虧者多盈者少是以世無全精之目

神光者原於命門通於胆發於心火之用事也火衰則有昏瞑之患火炎則有焚燥之殃雖有兩心而無正輪心君主也通於大背故大背赤

者實火也命門爲小心小心相火也代君行令通於小背故小背赤者虛火也若君主拱默則相火自然清寧矣眞血者即肝中升運滋目注絡之血也此血非比肌肉間易行之血即天一所生之水故謂之眞也眞氣者即目之經絡中往來生用之氣乃先天眞一發生之元陽也眞精者乃先天元氣所化精汁起於腎施於胆而後及瞳神也凡此數者一有損目則病矣大概目圓而長外有堅殼數重中有清脆肉包黑稠

神膏二函外則白稠神水水以滋膏水外則皆血血以滋水膏中一點黑瑩是腎胆所聚之精華惟此一點燭照鑒視空濶無窮者是曰水輪內應於腎北方壬癸亥子水也五輪之中惟瞳神乃照或曰瞳神水耶氣耶血耶膏耶曰非氣非血非水非膏乃先天之氣所生後天之氣所成陰陽之妙蘊水火之精華血養水水養膏膏護瞳神氣爲運用神即維持喻以日月理實同之男子右目不如左目精華女子左目不如右

目光彩此皆各得其陰陽氣血之正也

許學士云經曰足少陰之脈是動則病坐而欲起目𥆧𥆧如無所見又曰少陰所謂起則目𥆧𥆧無所見者陰內奪故目𥆧𥆧無所見也此蓋房勞目昏也左腎陰虛益陰地黃丸六味地黃丸前云益陰地黃丸治目病火衰者滋陰地黃丸治目病有火者此云左腎陰虛益陰地黃丸恐謂左腎陰虛是有火之目疾不用滋陰地黃丸而又用益陰地黃丸得非矛盾乎右腎陽虛補腎丸八味地黃丸

東垣云能遠視不能近視者陽氣有餘陰氣不

足也海藏云目能遠視責其有火不能近視責
其無水秘要云陰精不足陽光有餘病於水者
故光華發見散亂而不能收斂近視治之在心
腎心腎平則水火調而陰陽和夫水之所化爲
血在身爲津液在目爲膏汁若貪淫恣慾飢飽
失節形脉勞甚過於悲泣能斲耗陰精陰精虧
則陽火盛火性炎而發見陰精不能制伏挽回
故越於外而遠照不能近之而反視也治之當
如何壯水之主以鎭陽光東垣云能近視不能

遠視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也海藏云目能近視責其有水不能遠視責其無火秘要云此證非謂禀成近覷之病乃平昔無病素能遠視而忽然不能者也蓋陽不足陰有餘病於火者故光華不能發越於外而偎斂近視耳治之在胆腎胆腎足則木火通明神氣宣暢而精光遠達矣夫火之所用爲氣在身爲威儀在目爲神光若縱恣色慾喪其元陽元陽既憊則雲霾陰翳腎中之陰水僅足以回光自照耳焉能健運精汁

以滋於胆而使水中之火遠布於空中邪治之當何如益火之原以消陰翳

已上之症皆陰弱不能配陽內障之病其病無眵淚痛痒羞明緊澁之症初但昏如霧露中行漸空中有黑花又漸睹物成二體久則光不收遂為廢疾患者皆宜培養先天根本乘其初特而治之况此病最難療服藥必積歲月絶酒色淫慾毋飢飽勞役驅七情五賊庶幾有效不然必廢終不復也世不知此始曰目昏無傷略不

經心及病成醫亦不識直曰熱致竟用凉藥殊不知凉藥傷胃況凉爲秋爲金肝爲春爲木又傷肝矣往往致廢而後已病者不悟藥之過誘之曰命也醫者亦不自悟而曰病拙悲夫又有陽虛不能抗陰者若因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脾胃虛弱下陷於腎肝濁陰不能下降清陽不能上升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令人耳目不明夫五藏六府之精皆禀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此精字乃飲食所化之精非天一之元

精也脾者諸陰之首也目者血氣之宗也故脾虛則五藏之精氣皆失所司不能歸明於目矣況胃氣下陷於腎肝名曰重強相火挾心火而妄行百脈沸騰血脈逆上而目病矣若兩目暗昏四肢不怠者用東垣益氣聰明湯若兩目緊小羞明畏日者或視物無力肢體倦怠或手足麻木乃脾肺氣虛不能上行也用神效黃芪湯若病後或日晡或燈下不能視者陽虛下陷也用決明夜光丸或升麻鎮陰湯

張子和云目不因火則不病白輪病赤火乘肺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脾也赤脈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但子和一味寒凉治火余獨補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至於六淫七情錯雜諸症詳與仲賢原機啓微此書甚好而薛立齋又爲之發補深明壯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於治目者也